

# 後勁反五輕運動的未竟之路

黃佳平

## 摘要

本文將以我身為當地社區工作者的角度，重新回顧反五輕運動，並提出幾點對該運動的觀察。

自 1944 年受到煉油廠污染至今的後勁社區，未來該如何發展？是近年來後勁社區常被問到的問題。後勁反五輕運動自 1897 年至今，似乎已隨著高雄煉油廠的關閉而告一段落，然而該廠區目前仍有汙染，未來該如何利用也不可知。

本文試著描繪幾個我在工作中聽見的在地故事，從社區工作者的角度回望反五輕運動。

**關鍵字：後勁、反五輕運動、高雄煉油廠**

2015 年 11 月 1 日，坐落於半屏山北麓的高雄煉油廠<sup>1</sup>關閉最後一座生產設備。為期 71 年的運作，正式畫下句點<sup>2</sup>。然而高雄煉油廠對於後勁的影響並沒有就此結束：後勁社區與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接鄰的有應/萬應公廟土地，至 2017 年才結束土壤污染的列管、後勁老一輩記憶中的甘甜地下水，也早就不復存在。對於許多三十歲以上的後勁人而言，燃燒塔熊熊的火光伴隨著空氣中揮之不去的惡臭，以及不知何時會再發生的爆炸，是整個世代後勁人的共同記憶。若將尺度拉開來看，過去因就近取料方便而設立的仁大工業區，目前依然使北高雄地區居民的健康風險，高於全國平均（鍾蝶起、林啟燦、沈建全、李家偉、何佩珊、李昭憲、薛夙君，2013）。

不管怎樣，在高雄煉油廠停工後，以抗爭為形象的反五輕運動或許會告一段落，但高雄煉油廠對後勁人的影響勢將延續下去。在後勁反五輕運動的諸多面向中，本文將以我身為當地社區工作者<sup>3</sup>的角度，重新回顧反五輕運動。

## 一、海賊的聚落—後勁

後勁社區位於高雄市楠梓區。若以行政區劃分，大致涵蓋玉屏里、瑞屏里、錦屏里、金田里、稔田里。後勁聚落北側接鄰楠梓加工出口區，南邊與東邊為高雄煉油廠，西邊則是高雄煉油廠弘毅宿舍區，可說四面均為工業設施所包圍。

根據《台灣通史》明鄭初期為了籌餉練兵，鄭成功派遣軍隊開墾後勁、前鎮、左營、右昌等聚落，至清朝時已經是相熱鬧的聚落。及至日治時期，歷經多次改制，最後劃入高雄市的後勁區<sup>4</sup>（呂欣怡，2016）。根據王御風與高玉馨（2014）整理，自乾隆時期起後勁即橋頭至鳳山縣城路線上的重要聚落。由於聚落北側有後勁溪可供灌溉，當地除了種植五穀外，也以甘蔗為主要種植作物<sup>5</sup>。據地方耆老表示在過去，聚落周邊甚至到半屏山上，都是後勁人生活的重要範圍。也因此，後勁聚落裡除了境主保生大帝<sup>6</sup>之外，就屬二祖神農大帝最受人尊敬。

---

<sup>1</sup> 高雄煉油廠廠區中包括含五輕廠在內的 46 座工場。由於反五輕運動太過有名，常有人以五輕廠稱高雄煉油廠。實際上第五輕油裂解廠僅為高雄煉油廠裡其中一座工場。

<sup>2</sup> 中油公司為此相當得意，宣稱他們在 2015 年結束之前提早完成關廠任務。但據我在地方上了解，也有長輩認為，一來廠區內工場設備尚未拆除完成，二來油槽區也有許多部份要繼續使用，這樣也好意思說遷廠完成實在是不要臉，但他們為人厚道通常不願對外多說。

<sup>3</sup> 作者職稱為「高雄後勁中油遷廠促進會執行長」，該促進會為社區團體，工作上受財團法人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指揮。由於本文撰寫與發表時間正值基金會董監事改選交接，因此本文內的價值判斷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後勁社區。

<sup>4</sup> 以前常聽中油員工說，煉油廠設立時旁邊都沒有人，是煉油廠來了以後才有人搬來。每當聽及此言，均深感通識教育之重要。

<sup>5</sup> 近數十年來，當地的盆栽業則相當興盛。

<sup>6</sup> 當地人稱「老祖」。神農大帝則慣稱「二祖」、「仙公祖」。

反五輕運動時，後勁五里人口數約為一萬六千人。近十年來則在約一萬六至一萬七千人左右浮動。地方耆老<sup>7</sup>普遍認為，後勁的人口之所以沒有成長，主要是因為高雄煉油廠導致的環境惡劣。試想，誰會想要搬到一年四季籠罩在臭氣與噪音之中的地方？也有地方人士指出，若不是有基金會<sup>8</sup>的各項補助，恐怕戶籍人數會比目前統計更少。

對於環境的惡劣，我在後勁當地進行社區導覽時，常喜歡以幾個小故事來說明：

首先是當地耆老常講的，過去由於鄰近半屏山與後勁溪，大家都說：「後勁水，喝了會水」。煉油廠來了之後，由於地下水受到嚴重污染就變成了：「後勁水，喝了會死」。箇中巧妙，請讀者用台語唸過便知道。

第二則小故事是，目前擔任左楠區市議員的後勁人黃石龍先生親身經歷。他說他第一次帶著隨扈到家裡時，一下車隨扈便立刻緊張地詢問議員，家中廚房在哪？有一股非常濃厚的瓦斯味！議員楞了幾秒，心想哪有味道？隨即想起，這大概是外地人的不適應後勁當地的空氣，表示這股味道是來自高雄煉油廠的臭味，不需大驚小怪。

第三個故事是由已在 2015 年過世的反五輕戰將李玉坤<sup>9</sup>先生告訴我：後勁當地有位孝子到台北打拼多年，好不容易買了房子，便想接媽媽到台北就近照顧。沒想到媽媽一到台北，立刻渾身不舒服，幾次進出醫院也沒有檢查出任何異樣。後來，回到後勁老家，一聞到故鄉的空氣，所有的不適竟不藥而癒。「我想這大概是吸毒的道理，一陣子沒吸到毒氣就會全身不舒服吧！」。李玉坤先生當年笑著對我這樣說<sup>10</sup>。

至於什麼地下水舀起來可以點火燃燒、下雨天過後點蚊香會爆炸，還是天下油雨、豬被熱死等等的事情，已有其他專書文章<sup>11</sup>介紹，不在此贅述。

相較於後勁社區的惡劣環境，中油高煉廠的員工宿舍與相關福利則是令人稱

---

<sup>7</sup> 本文中的「地方人士」、「社區耆老」，均是我在地方上工作聊天遇見，不另以學術規格引註。

<sup>8</sup> 「財團法人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地方上慣稱「基金會」。為反五輕運動後？？？要求中油編列十五億預算，每年以利息提撥作為地方公益回饋使用。

<sup>9</sup> 曾任反五輕自救會發言人、後勁廟產管理委員會主委、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總幹事。於 2015 年底過世。

<sup>10</sup> 這則故事直觀上或許有些誇大，但我認為他非常充分地展現了後勁人的無奈與自嘲。

<sup>11</sup> 可參考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地球公民基金會共同出版的《堅持—後勁反五輕運動的未竟之路》一書。

羨。簡要來說，早期中油公司在高雄煉油廠旁興建了宏南與宏毅宿舍兩區<sup>12</sup>。宿舍區中有餐廳、福利社、理髮部、溜冰場、游泳池<sup>13</sup>等等。位於廠區內的中山堂，則會有電影放映<sup>14</sup>。交通方面，也有交通車接送宿舍住戶至高雄市區。在教育方面，則有員工專屬的國小（附設幼兒園）、初中及高中<sup>15</sup>。不僅如此，過去在宿舍區範圍更設有靈堂空間，堪稱是從搖籃到墳墓<sup>16</sup>都照顧到了。因此，在 1980 年代，油廠宿舍區說是當地的豪華住宅區應當不過分。後勁與中油雖然比鄰而居，但在生活環境上有相當大的落差，這也成為後勁人不滿的部分原因<sup>17</sup>。

## 二、反五輕運動之後

呂欣怡（1992）認為，反五輕運動的發生大概可分為內外部兩大因素：內部因素部分，包括（社區）領導者的產生、地方派系的作用、宗教信仰<sup>18</sup>等因素。外部因素則是指國家統治機制的轉變以及政治反對運動與新興社會運動的影響。1990 年反五輕運動後，社區中也確實有些改變。例如環境的改善<sup>19</sup>、社區權力結構的變化。此外，對社區而言反五輕運動最大的成功即是政府所許下的二十五年遷廠承諾。另一個比較有爭議，但對於社區以及後續遷廠監督有重大影響者，就是由行政院要求經濟部指示中油公司編列十五億地方建設公益基金。

## 從保鄉械鬥到科學論述

因為有了這筆資源的挹注，後勁社區得以將反五輕運動推向新的方向。

---

<sup>12</sup> 宏南為備勤與職員宿舍，宏毅為職工宿舍。實際上兩區為不同階級的住宅，不過相較於後勁，可說都是上流社會。

<sup>13</sup> 詳細描述可參考由海科大出版的《油廠記憶》一書。惟此書並未公開出版，如有需要請至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圖書館參閱。

<sup>14</sup> 考量到北高雄至今仍然沒有電影院，在 1980 年代這項設施可真是無比豪華。

<sup>15</sup> 國小設立於 1947 年，最初為員工子弟學校，至 2008 改為市立油廠國民小學。國中為 1959 年立案設立私立國光初級中學。1965 年設立國光中學。至 1996 年開放對外招生，2005 年改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國光中學。

<sup>16</sup> 高煉廠區中還真的有墓園，在某些條件下因公殉職的員工可選擇長眠於此。

<sup>17</sup> 這種不滿並不是「見不得別人好」，而是基於一種江湖道義感。因為，中油公司要求後勁人犧牲時，都會說中油是國營事業，這是為了國家好。但是，當中油員工擁有那些福利時，卻都會說這是「中油的」。也就是說，壞的都後勁人承受，好的都中油拿走。出來行走，豈有此理？

<sup>18</sup> 更進一步的研究，可參考呂欣怡發表於《科技、醫療與社會》第 22 期，頁 63-108。〈土地、社群、信仰：解析俗民環境論述〉

<sup>19</sup> 有趣的是，在我的經驗裡中油常把這些改善去脈絡地說成是他們的努力。例如說 1989 年之前，煉油廠與社區之間是沒有隔音牆的。這種一般人覺得是常識的隔音設施，竟然得等到反五輕運動發生後才設立。

首先，為了因應這筆回饋金的管理運用，地方上先設立孳息管理委員會，由後勁五里里長、中油、市府及自救會各推派代表進行管理。然而，當年自救會所採的立場是堅決反對五輕興建<sup>20</sup>，因此也在地方上引起不小爭議。最後經過地方上的討論整合，以及繁複的行政流程，目前是由財團法人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進行管理。原先的董事會成員包括中油與高市府的代表，但後來後勁人認為這筆錢既然是要給後勁，就沒有理由讓外人介入管理，因此目前董事會成員均由後勁五里熱心人士擔任<sup>21</sup>。

原先可能會造成地方分裂的回饋金，在後勁地方頭人的監督下，成為運動得以延續的重要資源之一。日常上，基金會的主要工作項目是管理後勁社區活動中心<sup>22</sup>，但當牽涉到反五輕運動時，基金會便是運動中最主要的核心組織<sup>23</sup>。例如，每年辦理反五輕紀念晚會，邀請環保團體、反五輕運動參與者及村民，共同紀念反五輕運動的精神，也再次重申後勁人要求煉油廠 25 年遷廠的決心。

由於地方上在反五輕運動過後，仍舊為高雄煉油廠汙染所苦，因此基金會在 1999 年時，委託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沈建全、林啟燦等學者進行的「後勁地區空氣品質暨地下水質監測計畫」，該計畫於 1999 年起至 2004 年一共進行三期，並在最後一期邀請高雄醫學大學潘碧珍博士加入流行病學研究<sup>24</sup>。

該研究以後勁與煉油廠週邊進行檢測，發現後勁地區採樣之地下水井均有 MTBE<sup>25</sup>，在中油東門外則採得酚類、及苯類化合物。空氣中則有苯、甲苯、苯乙烯有機溶劑等味道。在第三期的流行病學研究報告中，則指出後勁地區女性喉癌為台灣平均的 15.4 倍、淋巴造血癌為 4.5 倍、非何杰金淋巴瘤 10.3 倍、男性鼻咽癌為 8.9 倍<sup>26</sup>。

---

<sup>20</sup> 不過關於這點，曾為反五輕運動的領導人物劉永鈴先生，後來也說當時的策略也是希望藉由堅決反對五輕廠的興建，迫使高雄煉油廠進行確實的環境改善。倒是補償部分，真的完全不在考慮範圍內。不使個人受到金錢利益的誘惑，至今仍是社區運動頭人非常堅持的原則。

<sup>21</sup> 無給職。每四年會在後勁五里進行選舉，由地方上選出。

<sup>22</sup> 該活動中心位於後勁捷運站三號出口外，由中油公司捐贈興建。原設有游泳池、健身房、歌唱廳、羽球場、桌球室、圖書館、自習室等。現因 2015 年後 15 億利息不再撥入，游泳池、羽球場與桌球室已不再開放。並計畫將部分空間進行分租。原先針對社區居民的醫療、敬老、低收入等補助也多有縮減。外界常有人說住後勁有很多回饋可以領，此言不完全錯誤。但前提是必須滿足幾個條件：夠窮、生病夠嚴重、家裡死人、活得夠久。天底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

<sup>23</sup> 實際上社區中還有後勁廟產管理委員會，與基金會共同為社區中兩大領導組織。

<sup>24</sup> 該委託的發生是因為，沈建全與黃石龍在某家長會上相遇，黃石龍得知沈建全任教於海科大海洋環境工程系後，便提到後勁當地汙染嚴重，但政府與中油一直不願承認。希望沈老師能到後勁當地進行汙染調查。起先沈從過去在媒體上的印象，認為後勁人都是暴民，不甚願意。但當面討論後，基金會承諾不會干涉調查進行，沈便邀請其他學者共同加入研究計畫。

<sup>25</sup> 為無鉛汽油添加劑。根據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該物質會造成神經系統影響，目前對人體的致癌性尚不清楚。資料來源：[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67](http://nehrc.nhri.org.tw/toxic/toxfaq_detail.php?id=67)。查詢日期 2017/9/22。

<sup>26</sup> 雖然該報告認為因樣本數少，造成統計上容易有偏誤。不過後來的報告均證實暴露於石化工業區汙染週界三公里內的居民，癌症發生率偏高。

居住於後勁的高雄市左楠區議員黃石龍先生曾表示，過去中油與市府都不願正面回應高煉廠的污染狀況。直到這個報告出來之後，他以這份報告押著市府，環保局才進入中油廠區進行稽查，結果證明中油靠近後勁的一座監測井測得地下水苯含量超過環保署標準 260 倍，部分井水亦超過環保署標準 120 倍。

由於能夠妥善利用 15 億補償金的利息，後勁的抗爭策略得以進一步的發展。原先主要依賴自身感官來闡述對污染的感知，現在得以透過客觀的科學數據加以呈現。除了主動掌握科學證據外，在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協助下，後勁社區也於 2013 年起，在遷廠前夕規劃一系列的出版與展覽活動。

早在 2008 年時，地球公民協會與高雄市議會共同主辦「從魯爾工業區的再造談後勁／高雄的未來」，提出高雄煉油廠在 2015 年關廠後，應該思考效法德國魯爾工業區的轉型模式。2013 年後勁與地球公民基金會共同舉辦「環境復育 X 產業轉型・後勁生態公園全國競圖比賽」，透過公開的競圖比賽，將地方上對於高雄煉油廠轉型的願景以模型的方式具體呈現，也多次正式向陳菊市長與高雄市都發局表達後勁地方上的期待。

有鑑於當時對於後勁反五輕運動的介紹，多是較為嚴肅的學術材料。2014 年地球公民基金會向後勁提案，建議邀請透南風工作室，以較為輕鬆的筆調來回顧反五輕運動的歷史。最後完成《堅持—後勁反五輕運動的未竟之路》一書。

2015 年底，後勁社區自九月起舉辦一系列的展覽活動，最後以 12 月 31 日晚間的反五輕跨年晚會<sup>27</sup>做為整個系列活動的最後高潮。然而，即便高雄煉油廠已經關閉，但反五輕運動留下的課題並沒有結束。

目前高雄煉油廠尚未拆除完畢，汙染整治的時程，必須等待工場拆除完畢後，才能有更確切的判定。

原先應當隨生產設備拆除的油槽區，也因中油宣稱中南部油料供給需求，必須部份保留作為油料輸送的中繼站。目前中油公司正針對高雄市環保局不發給油槽固定汙染源操作許可，進行行政訴訟中。

---

<sup>27</sup> 晚會的籌辦必須感謝地球公民基金會全體、林生祥、鍾錦培、李玄斌，以及協助後勁社區的朋友。

### 三、未完的反五輕運動

就結果而言，高雄煉油廠關閉，後勁人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這樣的說法，確有幾分道理。然而，從我身為在地工作者的角度來看，尚有許多值得討論的議題。

### 馴化的反五輕運動？

李丁讚與林文源（2003）以環境運動為例，說明台灣社會力的轉化。在其分類中，後勁反五輕運動歸類在「遊行示威」的階段<sup>28</sup>。基本上，我也同意兩位學者在當時對後勁反五輕運動的判斷。甚至，在 1999 年後勁社區委託高海科大進行研究、2008 年地球公民協會介入後勁社區協助之後，由於有著外來專業者的協助，更進入到專業遊說階段。然而，更細緻地來說我也認為後勁社區的抗爭手段並沒有放棄以肢體抗爭作為行動方法。白話地說，如果說在牽涉到反五輕運動的議題上<sup>29</sup>，後勁人願意坐下來開會討論，那只是給你面子，實際上後勁社區中隨時蘊含著砸廠的能量。

關於自救會的組織形式、抗爭戲碼、遊行的安排等，與其說受到外來專業運動者的影響，我的觀察反而是這些組織技術其實已經內在社區民眾之中。凡舉各種抗爭動員的後勤補給到現場的各種行進移動，對後勁人來說未必陌生。因為當地廟會活動興盛，各種繞境廟會，都是需要出動大批人力組織。在外界看似受到馴化的身體，只是等著下次的意外一併爆發。

在運動組織形式上，儘管外界看來目前是以後勁社會福利基金會與後勁廟產管理委員會為首，但這兩者的領導階層與社區中固有的領導階層多有重疊。真正能影響議題操作方向的，依舊是後勁當地的頭人與社群網絡，而非專業的環境運動工作者。這些頭人依照其固有的運作邏輯，決定我或者地球公民基金會等外來團體的建議。更重要的是，就算有了專業的環境運動團體以及專職的運動工作者從旁協助，在需要圍廠時他們也不會放棄採取「直接暴力<sup>30</sup>」的方式做為抗爭手段。

---

<sup>28</sup> 另外兩個階段分別為：如鹿港反杜邦、新竹李長榮等的肢體抗爭階段，以及透過環評參與的專業遊說階段。

<sup>29</sup> 特別是發生工安意外時，只要一有爆炸聲隨時會有村民到中油門外集合。

<sup>30</sup> 不過，社區長輩也常主張他們是「公民不服從」，這些抗爭都是因為中油沒有做好公安，履行維護環境的義務，因此我們的抗爭只是對他們進行鞭策，頗有替天行道之感。當然，這裡的「公民不服從」並非一般學術上定義的「公民不服從」。

例如在 2008 年，由於自 2007 年起，中油連續三次發生較大型的公安意外，因此社區經里民大會決議，前往高煉廠新北門外圍廠 221 天。之後也曾發生因氣爆，而有後勁人衝入廠區砸毀警衛室的案例。在 2016 年初，由於中油公司宣稱為了油料供應需求，高雄煉油廠中的部分油槽必須持續操作。對後勁人而言這樣的說法視同棄毀遷廠承諾，也差點出動怪手要直接拆除高煉廠圍牆。

## 再談 15 億回饋金

前面已經提過，對外人來說垂涎三尺<sup>31</sup>的 15 億回饋金實際上並不是那麼回事。在 2015 年結束後，該筆回饋金的利息也已如當初公文所示，不再提撥入基金會。但在關廠之前，中油曾經試圖以持續提供回饋金為誘因，希望後勁能答應煉油廠持續使用，卻遭到後勁基金會悍然拒絕。據我在董事會開會現場，曾多次聽見董事長說：「這筆錢是前人流血流汗換來的，我們實在拿得很丟臉。現在是不得已才來管理」。

根據近幾年來到後勁社區進行訪調的多組學生團體，對於回饋金的運用以及遷廠與否，社區中其實一直有各種意見產生。在這些調查中，大致上發現越年輕與居住距離煉油廠越遠者，對於高煉廠關廠的態度會較為動搖。到了近幾年，或許由於高煉廠運作工場逐漸關閉，空氣品質較以往改善許多，也會有部分社區民眾覺得煉油廠不遷也沒關係。

但在這些不同的聲音中，後勁基金會始終堅持著 2015 年關廠的立場。

## 後勁的發展是甚麼？

我在後勁參與的期間，常聽到社區長輩說煉油廠阻礙了後勁地方的發展。然而，這個「發展」的內涵究竟是甚麼？對長輩們來說，是地價的高低、是人口的變化、是環境品質的改善，還是經濟活動的熱絡與否？這些問題對於社區中不同群體，都有不同的答案。

在過去，藉由反污染的號召，不同群體可以共同對抗外侮。當污染不那麼明顯後，後勁的團結會持續下去嗎？就我的觀察而言，是的。但是，同時也會有各種不同意見逐漸浮現。這並不代表著社區變得不團結了，而是在沒有煉油廠污染的威脅下，大家開始能夠想像不同的未來。

---

<sup>31</sup> 究竟要多無恥的人才會羨慕這樣的回饋金呢？



前段提到 2008 年之後，後勁社區在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協助下，提出煉油廠轉型生態公園，作為高煉廠停工後的願景。然而生態公園的內涵與實踐仍有相當長的一段道路。

在後勁向市府提出的願景之中，高雄煉油廠停工之後，應要在兼顧生態與環境整治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將該土地轉為生態公園使用。同時，在構想中也期待能部分保留高雄煉油廠的設備與空間，作為展示或歷史保存等用途。然而這樣的構想，牽動的是各方的利益。

對目前後勁社區的運動領導群體而言，盡快完成廠房設備的拆除，進行汙染整治，然後開放整個煉油廠的空間作為生態公園，是最優先考量。

然而對中油公司而言，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其兩百多公頃的土地營利，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此，凡舉高雄煉油廠中各種具有文資價值的廠房設備，都很有可能(或已經)在兩年內拆除殆盡。同時，由於後勁居民多次強烈要求市府與中油，以最快速度完成整治，因此中油公司更不須額外處理高煉廠中的文資議題。

另外一個後勁期待的關鍵角色：高雄市政府。高市都發局曾在 2013 年委託高雄大學進行「高雄煉油廠削減汙染物轉型環保生態園區之土地使用規劃」研究報告。其中羅列六種高雄煉油廠停工之後，高雄市可能進行的都市計畫變更方案。期末報告還曾經邀請後勁鄉親共同到場聆聽。不過在這之後便未見市府積極運作<sup>32</sup>，未來土地如何規劃，還沒有明確方向。

## 四、小結—未完的後勁反五輕運動

汙染後勁超過一甲子的高雄煉油廠停工了，後續規劃勢必會影響到後勁社區的將來。如何面對，是後勁人的課題。就我在後勁數年來的觀察，後勁人一定會在未來的規劃中佔有一席之地。但是，以何種立場與主張參與，尚不可知。可預見地，不管好壞後果將還是由後勁人共同承擔。我認為，這也是所有運動介入者必須念茲在茲的。除非你要住在那邊跟人家同生共死，否則你永遠是個外來者，運動的結果永遠不是你要負責的<sup>33</sup>。

---

<sup>32</sup> 平心而論，目前看來高煉廠中的廠房確實在拆除中，汙染整治計畫也已送至高雄市環保局審核。

<sup>33</sup> 你也可以說你是高雄市民，高雄煉油廠跟我有關啊，為什麼不能參一腳？可以啊，那你就以高雄市民的身分參一腳吧！

## 參考文獻

- 王御風與高玉馨（2014）《重讀後勁》。高雄：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 呂欣怡（1992）《後勁反五輕運動的研究》。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呂欣怡（2016）〈土地、社群、信仰：解析俗民環境論述〉。《科技醫療與社會》22：63-108。
- 李丁讚、林文源（2003）〈社會力的轉化：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技術〉。《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2:57-119。
- 鍾蝶起、林啟燦、沈建全教授、李家偉、何佩珊、李昭憲、薛夙君（2013）《北高雄石化工業區居民之健康風險評估計畫》。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未出版。